

雇佣外籍家庭佣工家庭中的 儿童发展：现有研究有 何发现？



核心要点：

- **外籍家庭佣工 (MDW)：**2025年，新加坡的外籍家庭佣工人数达到316,900人¹，超过三分之一的六岁以下儿童的家中均雇佣了外籍家庭佣工。外籍家庭佣工在育儿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提升，然而新加坡并未针对外籍家庭佣工设立强制性育儿培训项目，在政策与实务层面存在缺口。
- **外籍家庭佣工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现有研究（范围有限且主要来自中国香港地区）表明，外籍家庭佣工可能影响儿童在语言、社交和情感层面的发展状况；但相关研究结果不尽一致，而且无法确认这些发现是否适用于新加坡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其中尤为关键的是，研究表明，外籍家庭佣工与儿童之间的关系质量至关重要。

- **研究缺口与需求:**现有多数研究均在香港开展,采用横断面调查,且研究重点往往局限于儿童的学业表现。需要开展针对新加坡本土的纵向研究,同时关注儿童的社交、情感和行为发展,并且兼顾外籍家庭佣工和家庭成员双方的视角。
- **启示与建议:**应优先开展关于外籍家庭佣工儿童照护角色及其对儿童发展影响的新加坡本土情境研究。与此同时,应当为外籍家庭佣工开发易于获取、贴合本土情境的培训支持,传授循证儿童照护实践技能,使其能够和其他育儿者一起,助力儿童的认知、社交、情感以及行为发展。

引言

在全球范围,双职工家庭日益增多,导致越来越多的家庭依赖住家佣工提供育儿支持^{2,3}。外籍家庭佣工(MDW)是指为改善自身和/或家人物质条件或社会处境而迁移至其他国家或地区,并受雇于私人家庭的人员⁴。外籍家庭佣工大部分为女性,通常居住在雇主家中,承担各种家务劳动,包括做饭、打扫以及直接的育儿工作,比如喂食、洗澡和日常起居照料³。由于外籍家庭佣工可能逐渐成为其所看护儿童的重要依恋对象⁵,因此,理解并支持他们在儿童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外籍家庭佣工在新加坡儿童照护格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在亚洲,外籍家庭佣工进入家庭的现象日益普遍。国际劳工组织(ILO)³估计,全球约有1150万名外籍家庭佣工,占全球移民劳工(1.5亿)的7.7%^{*}。在新加坡、香港等亚洲特定地区,外籍家庭佣工参与育儿的情况正显著增多。在香港,家有12岁及以下儿童的家庭雇用外籍家庭佣工的比例从2000年的17.7%上升至2020年的31.9%⁶。新加坡儿童早期发展纵向研究(SG LEADS)的数据显示,在新加坡,超过三分之一的六岁以下儿童的家中均雇佣

了外籍家庭佣工⁷。鉴于外籍家庭佣工所承担的儿童照护职能,家中有符合条件的16岁以下子女的家庭,雇佣外籍家庭佣工时可享受女佣税减免⁸。

尽管外籍家庭佣工规模庞大,新加坡现有的政策体系却仍未涵盖其儿童照护职责。虽然新加坡已出台相关政策规范外籍家庭佣工的就业和工作条件,包括强制性的适应本地生活课程(Settling-In Programme)⁹,即为首次来新加坡工作的外籍家庭佣工提供的一日职前培训,内容涵盖劳工权益、雇佣条款、文化与社会规范以及常见家务的安全操作(例如高空清洁)——但这些内容并未包括育儿相关实务。目前既没有强制性的育儿培训项目,也未规定最低照护标准。这意味着,承担大量儿童照护责任的外籍家庭佣工可能需要在没有接受过任何规范化循证实务培训(例如回应式照护或喂食)的情况下完成相关工作——这是当前政策和实务层面的缺口。

^{*}基于2015年全球数据;国际劳工组织2024年最新报告提供的是移民劳工的总体估算数据,而非外籍家庭佣工的具体数据。



新加坡外籍家庭佣工群体多元的背景,进一步增加了照护环境的复杂性。新加坡的外籍家庭佣工大多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和习俗,过往的育儿照护经验也不尽相同¹⁰。值得注意的是,外籍家庭佣工并非独立承担育儿工作,而是与儿童的父母(即其雇主)、祖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协同工作,而各方的儿童照护理念、职责和期望均存在差异。多方育儿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实际的照护行为,也表明未来任何培训项目都必须兼顾外籍家庭佣工及其所服务的家庭和儿童的多元化背景与现实需求。

早期成长阶段对于儿童的成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重点围绕新加坡家庭的外籍家庭佣工育儿这一议题开展研究、政策制定和实务工作。日常生活环境中的各类互动会影响儿童的发展¹¹,而外籍家庭佣工往往会陪伴儿童度过关键的早期成长阶段,通过喂食、玩耍、交流沟通和日常起居照料进行持续的日常互动。由此,外籍家庭佣工可能会对儿童的行为、社交、情感与认知发展以及整个家庭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家庭依赖外籍家庭佣工提供育儿支持²,因此了解其影响的性质和质量变得至关重要。

关于外籍家庭佣工及其在儿童早期发展中的作用,我们有哪些认知?

目前,关于外籍家庭佣工在家庭中的作用及其对儿童发展结果影响的研究证据较为有限。下文梳理了24篇相关研究论文,探讨外籍家庭佣工在育儿方面的作用及其对儿童各方面发展的影响。

1) 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外籍家庭佣工对儿童学业的影响,尤其是语言发展方面。

在24项探讨外籍家庭佣工与儿童发展结果关系的已发表研究中,有15项研究了家庭中存在外籍家庭佣工与儿童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这

些表现指标包括语言技能(英语、中文)、数学、整体学业表现和工作记忆。

现有文献中,研究最多的表现指标是儿童语言发展,尤以英语语言发展为主。在12项考察英语能力的研究中,有8项发现,家中雇佣外籍家庭佣工与儿童英语水平呈正相关¹²⁻¹⁴,具体体现在词汇量¹⁵⁻¹⁷、英语口语能力^{12,18}、阅读准确度与流利度^{18,19}方面。相比之下,研究发现,外籍家庭佣工对中文成绩^{12,13}、粤语词汇与认读能力¹⁷无显著影响;部分研究显示其对汉字识别¹⁶和粤语词汇量存在负面影响¹⁵。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研究结论均来自香港,对于这些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新加坡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仍需要审慎考量。

多项研究报告显示,除语言能力之外,外籍家庭佣工对儿童的其他学业表现无显著影响,例如数学成绩¹²、整体学业表现^{13,20}和工作记忆容量¹⁷。不过,目前相关领域的研究覆盖范围同样较为有限。

承担大量儿童照护责任的外籍家庭佣工可能需要在没有接受过任何规范化循证实务培训(例如回应式照护或喂食)的情况下完成相关工作



五项定量研究探讨了外籍家庭佣工对儿童社交-情感-行为 (SEB) 发展结果的影响^{7,21-24}, 且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其中两项研究发现, 外籍家庭佣工与儿童SEB发展结果之间不存在关联或呈负相关^{21,22}。另外三项研究则得出正向关联的结论, 具体而言, 家中有住家外籍佣工、儿童与外籍家庭佣工关系亲密融洽, 以及外籍家庭佣工的温暖关怀, 分别与减少的儿童内化问题⁷、更少的外化行为²³以及更多积极的社交行为呈正相关²⁴。五项定性研究围绕儿童与外籍家庭佣工的社交关系、外籍家庭佣工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展开分析^{5,25-28}。研究指出, 儿童常常将外籍家庭佣工视作可促进其情感成长的重要支持来源; 而外籍家庭佣工也会对所照料的孩子产生情感依恋, 并怀有自豪感。与此同时, 研究发现, 外籍家庭佣工参与育儿也会对家庭关系造成影响, 例如挑战家长的权威、影响亲子关系, 以及有时因育儿理念和实务存在分歧而导致孩童母亲与外籍家庭佣工之间产生矛盾^{5,25-27}。综合来看,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影响儿童社交、情感和行为发展结果的关键, 并不只是家庭中是否有外籍家庭佣工, 而是外籍家庭佣工与儿童之间建立的关系质量, 以及多名具有不同职责、观点和权威程度的照护者所形成的整体家庭互动格局。



影响儿童社交、情感和行为发展结果的关键, 并不只是家庭中是否有外籍家庭佣工的存在, 而是外籍家庭佣工与儿童之间建立的关系质量。

2) 多数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 而非纵向研究。

在24项研究中, 有20项采用了横断面数据开展分析, 依靠调查问卷来开展现象分析。因此难以判断外籍家庭佣工如何影响儿童的发展结果, 以及这些影响是否会随时间发生变化。不过, 其中仍有四项研究探讨了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一项在新加坡本土开展的研究²²使用了“新加坡健康成长追踪研究 (GUSTO)”的数据, 发现与未雇佣外籍家庭佣工的家庭相比, 6岁时家中有外籍家庭佣工的儿童, 在10岁时表现出较低的学业胜任感, 存在更多的人际关系问题, 抑郁症状也更为突出。相比之下, 另一项新加坡本土研究⁷采用了新加坡儿童早期发展纵向研究 (SG LEADS) 的数据并发现, 新冠疫情期间, 住家外籍家庭佣工的存在, 连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其他因素, 共同预示着儿童内化问题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少。

另一项在香港开展的研究²⁹探讨了外籍家庭佣工提供的育儿服务与特定语言损伤 (即语言发育障碍) 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外籍家庭佣工

照护与儿童出现此类发育障碍的风险增加存在相关性。另一项基于香港的研究¹⁶采用了跨度长达10年的纵向数据,发现家中的外籍家庭佣工如果会说英语,这对儿童英语词汇量的积累有积极影响。

这些纵向研究虽然数量有限,但其结果表明,外籍家庭佣工的照护与儿童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然而,和整体现有论据一样,以上均为观察性关联,不等于因果关系,其结果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多名照护者家庭的复杂情况,而非外籍家庭佣工单方面带来的影响。

3) 多数关于外籍家庭佣工的研究在香港开展。

除其中四项研究外,所有已发表的关于外籍家庭佣工与儿童的研究均来自香港。这四项例外研究分别包括一项在希腊开展的研究²⁸以及三项在新加坡开展的研究^{7,20,22}。研究地域的高度集中是现有论据的一个显著局限,也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现有研究发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套用于新加坡等其他社会情境?

新加坡与香港同为国际大都市,雇佣外籍家庭佣工的比例都比较高,但二者仍存在实质性差

异,这些差异会影响研究论据的解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两地的语言环境有所不同。香港以单一语言(粤语)为主,而新加坡则属于多语言社会,其中很多家庭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这种语言环境的差异可能会改变外籍家庭佣工对新加坡儿童语言学习结果的影响程度。这一点对于英语相关研究结论尤为关键:香港相关研究中的外籍家庭佣工大多来自菲律宾,在其工作的香港家庭中,佣工往往就是儿童接触英语的重要渠道。然而,这一情况在新加坡未必同样适用,因为新加坡很多家庭本身在家就使用英语交流。因此,外籍家庭佣工所带来的明显的英语语言优势,可能只是香港特定语言环境下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适性的作用。



启示与建议

综合上述三点发现,现有研究论据表明,目前掌握的信息十分有限,仍无法就外籍家庭佣工对儿童各维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出确切定论。新加坡本身是多元文化社会,实行双语教育政策,并且在新加坡工作的外籍家庭佣工来自印尼、缅甸等多个不同的国家,这些因素进一步增加了这套有限的证据基础在新加坡适用层面的复杂性。因此,非常有必要立足新加坡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针对外籍家庭佣工的角色及其影响开展本土研究,进一步拓展现有研究基础,为循证政策的制定与实务工作提供依据。

未来研究建议:

- 从家庭成员和外籍家庭佣工双方的角度出发,梳理雇佣外籍家庭佣工后的多样化协同育儿模式及各方期望;

- 识别新加坡家庭中外籍家庭佣工所面临的独特挑战,并找出提升儿童照护质量所需的配套支持;
- 针对外籍家庭佣工参与多方协同育儿的模式,除了关注儿童的学业表现,还应考察儿童在情感、社交及心理层面的发展状况与相关结果;
- 跳出横断面调查范式,适当开展纵向研究、混合方法研究以及随机或对照研究。

虽然现有的研究论据仍较为有限,但足以表明:外籍家庭佣工参与了大量儿童的早期成长过程,并且经常会承担儿童照护的职责;然而,目前尚未出台针对这一群体促进循证儿童照护实践的强制性培训规定。在推进相关研究的同时,新加坡应当着手为从事育儿工作的外籍家庭佣工制定标准化、易于获取且贴合本土文化的培训方案,以此完善整体的儿童照护环境,并为家庭和佣工双方提供支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外籍家庭佣工和家庭成员参与研究和项目设计,有助于挖掘他们的实际经历和现实考量,从而为新加坡不断变化的儿童照护环境制定更贴合现实情境、更具包容性的政策和干预措施。

REFERENCES

1. Foreign workforce numbers. Ministry of Manpower Singapore. Accessed Dec 17, 2025. <https://www.mom.gov.sg/foreign-workforce-numbers>
2. Cheung AKL. *Hiring domestic help and family well-being in Hong Kong: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alysis*. J Comp Fam Stud. 2014;45(4):475-495. doi:10.3138/jcfs.45.4.475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Domestic Workers across the World: Global and Regional Statistics and the Extent of Legal Protection*. 9 January 2013. https://www.ilo.org/sites/default/files/wcmsp5/groups/public/%40dgreports/%40dcomm/%40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73363.pdf
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23.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are, Hospitality, and Entertainment and Informal Economy Sectors in Hong Kong SAR, China*. IOM. Hong Kong SAR, China.
5. Chan AHN. *Live-in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ir impact on Hong Kong's middle class families*. J Fam Econ Issues. 2005;26(4):509-528. doi:10.1007/s10834-005-7847-4
6.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Thematic household survey report No. 72.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ublished online 2021.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C0000016/att/B11302722021XXXXB0100.pdf
7. Chen L, Yeung W-JJ. *Pre-pandemic family resources and child self-regulation in children's internalizing problems during COVID-19: a multi-level social-ecological framework for emotional resilien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3; 14: 1203524.
8. Levy concession for a migrant domestic worker (MDW). Ministry of Manpower Singapore. <https://www.mom.gov.sg/passes-and-permits/work-permit-for-foreign-domestic-worker/foreign-domestic-worker-levy/levy-concession>
9. Settling-in Programme (SIP) for first-time MDWs. Ministry of Manpower Singapore. Accessed 25 March. <https://www.mom.gov.sg/passes-and-permits/work-permit-for-foreign-domestic-worker/eligibility-and-requirements/settling-in-programme-sip>
10. Nganga L, Madrid Akpovo S, Kambutu J. *Culturally Inclusive and Contextually Appropriate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Rethinking Pedagogical Perspectives, Practices, Policies, and Experienc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ograms*. J. Res. Child. Educ. 2020;34(1):2-5.
11. Yang S, Oh E. *Analysis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Pathways Based on Bronfenbrenner's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Int. J. Educ. Humanit. 2024;16(3):250-258. doi:<https://doi.org/10.54097/vaap3p97>
12. Tang SHK. *Parents,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children's speaking of a second language: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Pac Econ Rev. 2019;24(1):158-181. doi:10.1111/1468-0106.12261
13. Tang S, Yung L. *Maids or mentors? The effects of live-in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on children's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n Hong Kong*. Educ Econ. 2016;24(1):96-120. doi:10.1080/09645292.2014.977847
14. Crebo, E. C.. (2003). Filipina domestic helpers in Hong Kong and their role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okfulam, Hong Kong SAR. Retrieved from http://dx.doi.org/10.5353/th_b2705194
15. Chan TY, McBride-Chang C. Environment and

bilingualism in Hong Kong kindergartners: The impact of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on early language-learning. J Psychol Chin Soc. 2005;6(2):179-193.

16. Dulay K, Tong X, McBride C. *The Role of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in Hong Kong Chinese Children's English and Chinese Skills: A Longitudinal Study*. Lang Learn. 2017;67(2):321-347. doi:10.1111/lang.12222

17. Wolfaardt JF. *Bilingual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 children's vocabulary: The impact of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Int J Biling. 2022;26(6):767-783. doi:10.1177/13670069211062032

18. Wolfaardt JF, Leung AHC. *The Impact of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on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 Children's L2 English Spoken CAF and Reading Accuracy and Fluency*. Appl Linguist. 2025;46(1):146-161. doi:10.1093/applin/amad072

19. Tse SK, Lam RYH, Loh EKY, Ip OKM, Lam JWI, Chan YM. English-speaking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and students' *English reading attainment in Hong Kong*. Chin Educ Soc. 2009;42(3):49-65. doi:10.2753/CED1061-1932420303

20. Cheo R, Quah E. *Mothers, maids and tutors: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ir effect on children's academic grades in Singapore*. Educ Econ. 2005;13(3):269-285. doi:10.1080/09645290500073746

21. Wong ELY. *Predicting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Children Reared by Working or Stay Home Mothers With or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PhD thesis 2014.

22. Sudo M, Low PHX, Kyeong Y, et al. *Grandparents' and domestic helpers' childcare support: Implications for well-being in Asian families*. J Marriage Fam. 2025;87(1):134-156. doi:10.1111/jomf.13010

23. Kwok SYCL, Xie X, Kwan CK. *Examining live-in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correlates and parenting correlates in children's externalizing behavior in Hong Kong*. Child Youth Serv Rev. 2023;150:107014. doi:10.1016/j.chilgyouth.2023.107014

24. Ip HM, Cheung SK, McBride-Chang C, Chang L. *Associations of warmth and control of filipina domestic helpers and mothers to Hong Kong kindergarten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Early Educ Dev. 2008;19(2):284-301. doi:10.1080/10409280801963988

25. Hoiting I. *Triangulations of "motherly love": Negotiated intimacies among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mothers, and children*. J Fam Issues. 2022;43(2):324-349. doi:10.1177/0192513X21993858

26. Yelland N, Andrew Y, Blaise M, Chan YO. *'We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 children than they do ...': education, care and the work of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Glob Soc Educ. 2013;11(4):443-458. doi:10.1080/14767724.2013.807079

27. Ma S, Chen EE, Li H.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involvement in non-parental childcare: A multiple case study in Hong Kong*. J Res Child Educ. 2020;34(3):427-446. doi:10.1080/02568543.2019.1701588

28. Spyrou S. *Between intimacy and intolerance: Greek cypriot children's encounters with asian domestic workers*. Childhood. 2009;16(2):155-173. doi:10.1177/0907568209104399

29. Cheuk DKL, Wong V.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and child care by a domestic helper: A case-control study in Chinese children*. Arch Pediatr Adolesc Med. 2005;159(8):714-720. doi:10.1001/archpedi.159.8.714

撰稿人：

Koh Wei Ru Natalie、Nazihah Binte Mohamad Pauzi、Chua Yan Xin Joelle博士、Qiyang Zhang博士、Wang Yihang博士、Jason C. Chow博士、Gayatri Kembhavi-Tam博士、Chong Shang Chee客座副教授、Keri McCrickerd博士

致谢：

衷心感谢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 (James Cook University) 社会工作与人类服务系的Lucy P. Jordan博士为本文早期版本担任专家评审，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关于CHILD

CHILD研究中心隶属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潞龄医学院 (NUS Medicine)，由连氏基金会资助。该研究中心由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 (NUH)、循证与实施中心 (CEI) 以及新加坡人类发展与潜能研究所 (IHDP) 联合组建。CHILD汇聚一众转化研究、儿童发展和实施科学领域的专家，致力于帮助儿童在人生早期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